

【本刊讯】美国十月同盟的理论刊物《阶级斗争》季刊，最近一期刊登拜斯丹·伯斯坦的一篇长文，题为《天地翻覆》，详细摘要如下：

美国《阶级斗争》刊载伯斯坦文章《天地翻覆》

这篇文章论述了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我国的外交政策

引 言

毛主席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关心的是解放全人类。他把中国革命视为只是在这条路上迈开的一步。他的一切观点，都以国际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在他的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革命斗争的一个可靠的后方，为在推翻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斗争第一线的人们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物质援助和精神鼓舞。在估计国际形势的各个问题和制订中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毛主席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定地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团结在一起。在研究世界形势的普遍原则的同时，毛主席还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具体战线作了具体的研究，诸如美国的黑人斗争，他在支持这个斗争和其它斗争的过程中，对美国的共产主义者给予深刻的指导。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如此滥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词，以致他们最近不得不把这个词从他们的官方词汇中去掉。而毛主席的教导，则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传统，总结并重申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含义。

在过去五十年中，每逢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毛泽东都作出了具有远见的分析，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揭露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他提出的指导反帝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他对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理解，他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以及他为中

国制订的外交政策，都已成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手中的有力武器。

今天，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帝国主义面临的混乱和动荡局面，为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战争因素和革命因素都在发展。第三世界正在兴起，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争夺必然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工人，都要把对毛主席逝世的悲痛化为更大的力量，以便学习并在曲折的斗争中运用他的学说。

三个世界的概念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主席发表的第一篇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头语。毛主席在这篇文章和其它文章中提出并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不仅是针对中国革命，而且也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国际斗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向认为，在每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是领导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同时，它还认为，在每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以此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民族的工人们指明，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事业。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农奴制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抗压迫者的解放战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教育工人阶级认识支持

这些事业的重要性。他们指出，这些事业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为这些斗争削弱资本的统治，并使工人阶级得到同盟者。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工人阶级，如果不反对“本国”资本家压制别国人民，那是危险的。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问题的教导。帝国主义内在的腐朽，更促使它在世界范围进行掠夺。因此，革命的民族运动不再局限于几个被征服的欧洲小国，而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

十月革命后，资本家的“后备军”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为了总结这一点，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口号发展为共产国际号召人们团结的一个新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继承并进而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这条路线，把它运用到今天世界的具体情况中。

在研究了震撼世界的大改组和政治分化，特别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毛主席认为，现在是“天下大乱”的形势。他说，这个形势对人民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他看到，世界上一切基本矛盾都在激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使人们对这个“天下大乱”的形势得到一个正确的看法，看清楚如何充分地利用当前的形势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一）

万斯抵以色列并将去埃、黎、叙等五国

行前对记者说他同苏联人讨论了他的使命并将向苏联人汇报

【路透社特拉维夫二月十五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今晚到达以色列从而开始了对中东六国的访问。

【美联社耶路撒冷二月十五日电】美国国务卿万斯今晚开始了六国的中东使命，以设法同阿拉伯国家进行新的和谈。他保证美国永远维护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

阿隆在万斯到达时在机场举行的简单仪式上说：以色列“不主张停滞不前，相反，我们主张走向和平”。

以色列是万斯进行的为时一周的访问中的第一站，这次访问将主要研究巴勒斯坦问题。他明天在同拉宾和其他以色列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打算探讨以色列

究竟要求什么条件才放弃它迄今坚决坚持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谈判的态度。

关于解决的前景，万斯说：“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可以迅速完成的任务。”

他说，他就带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来到以色列，即“美国相信我们谋求和平所根据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我们两国之间永久的信赖。”

“请相信美国将大力维护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

万斯在华盛顿对以色列记者进行的谈话（谈话已在他动身前夕发表）中说，他同苏联人讨论了他的使命问题，并将在使命完成

后，向苏联人汇报。

万斯指出，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是日内瓦会议主席，他说，俄国人“负有责任设法使我们走向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

万斯继续说：“他们表示他们愿意合作以起这个作用。我们认为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他们表示愿意合作的作法。”

此行是万斯作为国务卿对海外进行的第一次访问，在访问以色列之后，他将在埃及、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停留。

万斯在本周较晚时候将同阿拉伯领导人谋求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全国委员会在下月的会议上

是否愿意修改它要求毁灭以色列的这个老一套规定。

【德新社耶路撒冷二月十五日电】据耶路撒冷人士说，万斯的第一次外交访问标志着美国在“弃权”了十七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中东谈判舞台上来了。

耶路撒冷人士说，以色列总理拉宾、外交部长阿隆、国防部长佩雷斯以及前总理梅厄（万斯也将见她）等将努力使万斯相信，通过美国从中调解的双边谈判比之恢复举行日内瓦和平会议，将是更可取的办法。

这里的观察家认为，在面临即将举行以色列大选的情况下，现在的代理政府几乎不大可能对美国提出的建议或要求承担什么义务。

华盛顿的观察家说，美国非常关心中东潜在的紧张局势，并在极力促成谈判，它担心再次爆发中东战争。

【塔斯社华盛顿二月十五日电】题：万斯出访近东

美国国务卿万斯今天前往近东国家为期七天的访问。他将访问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这里正式宣布，此行的目的是“收集”有关各方目前在近东冲突中的立场的“事实和情报”。

华盛顿官方很重视“新的二轮近东外交”，报纸认为，下列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点：卡特新政府上台后才三个星期，国务卿就动身访问了。评论员们认为，这说明美国力图积极扮演“中介人角色”，并加强在近东的影响。

这里人们指出，美国原先的近东政策，由于采取公开亲以色列的方向而走进了死胡同。华盛顿竭力纵容特拉维夫，给它的军事援助越来越多，使以色列得以挫败和平解决近东冲突的任何尝试。以色列统治者在阿拉伯庇护者的支持下，硬是拒绝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不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

评论员们在评述国务卿此行时指出，由于美国本身对于解决近东问题的途径没有具体主张，国务卿的使命相当困难。

塔斯社自华盛顿报道《万斯出访近东》

说由于美对解决中东问题无具体主张，万斯的使命相当困难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二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一个韩战美俘的抉择》，摘转如下：

九月初得与温约瑞斯先生相聚数次，实在是难有的机会。温先生是在美国匹兹堡城西四十二哩的一个小镇长大的，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他在一九五〇年参加了韩战，不久被俘，三年后，他选择留在中国。

每次与温先生相聚，他那诚恳的态度、诙谐的言谈、浓浓的乡音，带给我巨大的冲击。在济南，大家都叫我老温。“在济南，大家都叫我老温。你们别客气，叫我温先生，温先生短的，多难受！”他一开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拘束与陌生似乎一下子就缩短了。那亲切的山东口音掩盖了他那头髻髻白发、高鼻深眼。老温是来自祖国的老乡啊！

“老温，您就先说说自己的一生吧。”

“唉呀，我可没准备，嗓子又太干，口音也不怎么样，有点外国音，国语说不好……”

“您就这么随便说，用山东话吹，我这山东人出国后就没听人说过山东话了，怪想的。”我央求着。

“是山东老乡？真不错！赶明儿回中国时来找我，应该到山东看看。”他热心地说。

“那是一定。”

“那好，那好，就这么办。我抽根烟，跟大家谈谈。……”

“是这样子的，我去中国之前，十二岁起就开始劳动，什么活都干。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一九四〇年高中毕业了，那时的工资是一礼拜赚三块五，能顶什么用？找不到工作做，只好当兵。当了五年兵，去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地方。一九四五年回来后退伍转业了，又工作了五年。事情也不好找，我当过钢铁工人，纺过纱，干过建筑工人、泥水匠、服务员、汽车工人，好像啥事都干过。”

“五〇年，美国开始进军朝鲜。麦卡锡（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称）说：黄种人要侵略自由世界了，要来攻打美国。他们将用严刑来虐待和拷打人民，要杀人放火，简直糟透了。我那时并不想再去当兵了，可是我的脑子里矛盾极了。我如果不去打仗，就是不爱国，而我是很爱国的。最后我决定再从军，成为自愿军去了朝鲜。”

“我到朝鲜去了，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却变成了好事。这怎么说呢？我去了半年就被俘虏了！我在朝鲜一呆就是三年半。”

“那您是何时决定留在中国的呢？”

“我不是很快就做了决定的。在朝鲜跟志愿军一块生活，他们给我肉吃，还有米饭馒头同中国菜。他们也同我们一块过节，但是我心里很怀疑，因为麦克阿瑟那时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先给你一点饭吃，然后慢慢把你杀掉！我那时天天担心会被杀掉！”老温大笑。我们也被他那满脸的滑稽相与幽默逗得大笑起来。

“但是三年过去了，什么也都看出来了。中国人说过这么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是真学到了。”

“中国政府对待俘虏的政策是相当宽大的。他们解释给我们知道，大部分在伍的军人原来都是工人、学生、农民和失业的人。是谁引起这场战争的呢？不是老百姓，全世界的人民并不要战争，战争是一小撮霸道的统治阶级引起的。中国政府深知这一层，因之他们同情我们、善待我们。”

“以前，我是不知道世界上竟会有这么一条宽大的政策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宽大的政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所规定的。所以今天我可以大声的说：毛主席救了我的命！！”

老温激动地大声叫着，以致使我们听的人有点不知如何表态地干笑起来。

“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理！”他说着说着，眼内含满了泪水，我发觉自己的鼻子也在发酸了。

我这次回来是看我母亲 “您是怎么去中国

香港《七十年代》署名文章

《一个韩战美俘的抉择》

的呢？”

“我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一号到了中国。我们很快就开始学习新社会的情况、中国历史，到各处玩玩。在北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完了以后就给你机会上大学，到农村或工厂，你可以随便，不工作也行，中国政府对我们外侨特别照顾。但是自己的觉悟提高了，而我光懂得二个东西，那就是干活，所以我要求到工厂去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同意了。我到济南住了二十三年多，希望永远在工人队伍里。”

“中国的政策是来的欢迎，要回去的欢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我这次回来是看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生病了。政府给我的假，还给我做了两套新西装。”

“听说您结过两次婚，两次都是中国妇女？”

“对，我第一个夫人是生病死的。现在的夫人很好，就是不喜欢做家务，哈哈……我丈母娘总是训她。丈母娘最喜欢我，做很多好吃的饭给我。我夫人十岁时就许配给人家了，解放后解除了婚约，本来是文盲，现在也认字受教育了呢。”

“在中国您生活上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有什么不习惯？我就是不顶喜欢吃韭菜饺子。但是大姑娘、她妈妈都喜欢吃，我也没法子。”

“比如，有人说在中国会开得太多了。”

“什么会？”他瞪大眼睛问。

“学习会啊，讨论会，邻里会，街道会……”

“没有！没有的事！哪有那么多会？也许有人是不喜欢开会。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国家，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必须管理自己的国家。单靠党员、干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发动八亿人民，一起讨论怎么搞法。如果孩子病了或是有别的事，你不一定要去开会，甚至重要的会议也可以请假，没人强迫你的。但是，人民觉悟很高，知道为什么要开会，他们就自动去参加。”

“您说外侨受到特别照顾，在那边是不是对您很照顾？”

“那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不要，太多了就把我给宠坏了，我非常满意政府对我的照顾。如果你问有没有冰箱或者漂亮的汽车，那是没有的。要知道，现在的社会建设是为了将来保障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在冰箱这类东西还不是必需品，将来人民也都会有的。”

“能不能说说您在国内的日常生活？”

“我早晨起来，先烧水，等滚滚地开了，打两个鸡蛋在碗里，打碎了，倒点酱油、开水浇在里面，上面滴了香油，这个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我把个锅加上花生油，加热，把馒头切成片，在锅里头炸炸，啧啧……好吃！”

“听说您起来，好像您是在做早饭似的。那您夫人呢？”

“有的时候是夫人做，有时是大姑娘或是大儿子做，我在家里是不大做饭的，哈哈……我有点儿孔老二的样子……家里呀，夫人上班，大姑娘、两个儿子也上班，还有两个小的上学。有点乱，但是这是好乱，不是坏乱。”

“我是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三点半下班。我们厂里有日班、中班与夜班。我现在年纪大了，上日班。一下班先洗澡，完了开会，没有会开就回家，同孩子玩玩谈谈，饭后练习写中国字，看中国书报，我喜欢学理论。晚间去找朋友。我们喜欢谈，也什么都谈。有时朋友请我去吃饭，还做五六个菜。喝点白干，抽支烟，喝茉莉花茶，吃水饺谈心，交换意见，有关国际问题、中国问题、两条路线问题，什么都谈。”

“尼克松去中国时，您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有人同我开玩笑说，啊，你的朋友来了。我说他不是我的朋友，阶级性不同嘛！但是他做了件好事，那就必须表扬。”

“您在济南住了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啦，这中间我去人民大学念了三

年书，毕业后我觉得，学了那么多理论，光坐在办公室里太没有意思，要求回工厂去。我的工厂是造纸的，用旧鞋布底切碎重新加工做卫生纸。我们做的纸好得很，运到香港卖。”

“刚刚您说看很多书报，都是些什么书报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参考消息》，还有小说、英文书报，有一半是我妹妹寄来的。国内也有很多英文书刊，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我是看中文的东西，因为我要在中国住一辈子，我应当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美国人民给了我选择的自由，我很感激

“您回美国五六周了，有什么感觉？”

“在科学方面、技术方面是进步太多了，汽车好像愈来愈大。这进步是好的，那是人民的功劳，但是，这些进步是拿来干什么的，为政治还是为人民？我想美国今天确有不少乌云存在，但是它们是暂时的，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乌云吹散。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美帝国主义的一小撮，要注意苏修的问题。我很不高兴现在美国政府送很多粮食给苏联，这无异是在制造这个恶魔，我们一不小心就要自取灭亡。美国的报纸舆论，每当克里姆林宫做错事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共产党的错。那是错的，因为苏联早已不是共产党，他们是由一小撮法西斯主义者统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中国住了这二十年来，对自由一词也有了新的感受。过去我觉得在美国真是非常自由，全世界都可以是我的，我有选择，可以当资本家，也什么都可以拥有。现在对自由的观念改了。我现在更觉得自由，为什么？自由是非常有阶级性的。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有剥削奴隶的自由，但是奴隶没有反抗剥削的自由。在美国，真正的民主自由握在一小撮人手上，因为是他们这一小撮来把握政权。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有民主、自由，一小撮没有自由，所以民主自由在本质上，美国就不能同中国相比了。”

“您们宾夕法尼亚州的退伍军人好像对您有很多不友善的批评，是不是？”

“他们可以随便说，我是不在乎的，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嘛，对不对？”

“其实我回来后，当地的人对我都很好。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是只有一小撮人是坏的。”

“您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韩战，现在又有越战的结束，心得一定很多，您觉得战争对人民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这都会教育人民的，人民会提高觉悟，可以对比对比，受到反面教育同正面教育，这实在是最好的方法。”

“能不能谈谈国内反潮流的情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当然不能代表全中国的人民，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中国人民普遍有觉悟。中国人民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学会了斗争。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很高。我的这点觉悟就是人民给我的。”

“国内每个地方都在办学习小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曾问过我，在中国我有没有不习惯不喜欢的事，现在我可以这么同你们说，在中国我不喜欢刘少奇、林彪那一小撮。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问他，他母亲看到他回来有什么感想？

“我母亲哪，看到我又健康，又幸福快乐，好高兴。你们猜她头一天说什么？她说：我得感谢耶稣，也得感谢毛爷爷，你回去一定得帮我谢谢毛爷爷。我母亲还是信神的，没办法。”

我们问他何时回中国。他说过几个月就回去。

“您的孩子也大了，在他们身上是不是能反映到一些时下青年的问题？如知青下乡？”

“我大姑娘到农村去了五年，去年回来了，现在在汽车厂做事，她要结婚也是可以的，没人会阻止她。中国政府的政策一向不是强迫性的，是要看你的觉悟程度如何。这是相当民主的。”

分手的时候到了，老温激动地说：“在与各位分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这次我回美国来看看，心里很高兴。二十几年来，事实证明了我活得健康幸福有精神，道路是选对了。”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二月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一个韩战美俘的抉择》，摘转如下：

九月初得与温约瑞斯先生相聚数次，实在是难有的机会。温先生是在美国匹兹堡城西四十二哩的一个小镇长大的，祖孙三代都是工人。他在一九五〇年参加了韩战，不久被俘，三年后，他选择留在中国。

每次与温先生相聚，他那诚恳的态度、诙谐的言谈、浓浓的乡音，带给我巨大的冲击。在济南，大家都叫我老温。“在济南，大家都叫我老温。你们别客气，叫我温先生，温先生短的，多难受！”他一开口，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拘束与陌生似乎一下子就缩短了。那亲切的山东口音掩盖了他那头鬻鬻华发、高鼻深眼。老温是来自祖国的老乡啊！

“老温，您就先说说自己的一生吧。”

“唉呀，我可没准备，嗓子又太干，口音也不怎么样，有点外国音，国语说不好……”

“您就这么随便说，用山东话吹，我这山东人出国后就没听人说过山东话了，怪想的。”我央求着。

“是山东老乡？真不错！赶明儿回中国时来找我，应该到山东看看。”他热心地说。

“那是一定。”

“那好，那好，就这么办。我抽根烟，跟大家谈谈。……”

“是这样子的，我去中国之前，十二岁起就开始劳动，什么活都干。白天上学，晚上工作。一九四〇年高中毕业了，那时的工资是一礼拜赚三块五，能顶什么用？找不到工作做，只好当兵。当了五年兵，去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地方。一九四五年回来后退伍转业了，又工作了五年。事情也不好找，我当过钢铁工人，纺过纱，干过建筑工人、泥水匠、服务员、汽车工人，好像啥事都干过。”

“五〇年，美国开始进军朝鲜。麦卡锡（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称）说：黄种人要侵略自由世界了，要来攻打美国。他们将用严刑来虐待和拷打人民，要杀人放火，简直糟透了。我那时并不想再去当兵了，可是我的脑子里矛盾极了。我如果不去打仗，就是不爱国，而我是很爱国的。最后我决定再从军，成为自愿军去了朝鲜。”

“我到朝鲜去了，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却变成了好事。这怎么说呢？我去了半年就被俘虏了！我在朝鲜一呆就是三年半。”

“那您是何时决定留在中国的呢？”

“我不是很快就做了决定的。在朝鲜跟志愿军一块生活，他们给我肉吃，还有米饭馒头同中国菜。他们也同我们一块过节，但是我心里很怀疑，因为麦克阿瑟那时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先给你一点饭吃，然后慢慢把你杀掉！我那时天天担心会被杀掉！”老温大笑。我们也被他那满脸的滑稽相与幽默逗得大笑起来。

“但是三年过去了，什么也都看出来了。中国人说过这么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是真学到了。”

“中国政府对待俘虏的政策是相当宽大的。他们解释给我们知道，大部分在伍的军人原来都是工人、学生、农民和失业的人。是谁引起这场战争的呢？不是老百姓，全世界的人民并不要战争，战争是一小撮霸道的统治阶级引起的。中国政府深知这一层，因之他们同情我们、善待我们。”

“以前，我是不知道世界上竟会有这么一条宽大的政策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条宽大的政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所规定的。所以今天我可以大声的说：毛主席救了我的命！！”

老温激动地大声叫着，以致使我们听的人有点不知如何表态地干笑起来。

“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理！”他说着说着，眼内含满了泪水，我发觉自己的鼻子也在发酸了。

我这次回来是看我母亲 “您是怎么去中国

香港《七十年代》署名文章

《一个韩战美俘的抉择》

的呢？”

“我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一号到了中国。我们很快就开始学习新社会的情况、中国历史，到各处玩玩。在北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完了以后就给你机会上大学，到农村或工厂，你可以随便，不工作也行，中国政府对我们外侨特别照顾。但是自己的觉悟提高了，而我光懂得二个东西，那就是干活，所以我要求到工厂去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同意了。我到济南住了二十三年多，希望永远在工人队伍里。”

“中国的政策是来的欢迎，要回去的欢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我这次回来是看我的母亲，她老人家生病了。政府给我的假，还给我做了两套新西装。”

“听说您结过两次婚，两次都是中国妇女？”

“对，我第一个夫人是生病死的。现在的夫人很好，就是不喜欢做家务，哈哈……我丈母娘总是训她。丈母娘最喜欢我，做很多好吃的饭给我。我夫人十岁时就许配给人家了，解放后解除了婚约，本来是文盲，现在也认字受教育了呢。”

“在中国您生活上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

“有什么不习惯？我就是不顶喜欢吃韭菜饺子。但是大姑娘、她妈妈都喜欢吃，我也没法子。”

“比如，有人说在中国会开得太多了。”

“什么会？”他瞪大眼睛问。

“学习会啊，讨论会，邻里会，街道会……”

“没有！没有的事！哪有那么多会？也许有人是不喜欢开会。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国家，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必须管理自己的国家。单靠党员、干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发动八亿人民，一起讨论怎么搞法。如果孩子病了或是有别的事，你不一定要去开会，甚至重要的会议也可以请假，没人强迫你的。但是，人民觉悟很高，知道为什么要开会，他们就自动去参加。”

“您说外侨受到特别照顾，在那边是不是对您很照顾？”

“那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不要，太多了就把我给宠坏了，我非常满意政府对我的照顾。如果你问有没有冰箱或者漂亮的汽车，那是没有的。要知道，现在的社会建设是为了将来保障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在冰箱这类东西还不是必需品，将来人民也都会有的。”

“能不能说说您在国内的日常生活？”

“我早晨起来，先烧水，等滚滚地开了，打两个鸡蛋在碗里，打碎了，倒点酱油、开水浇在里面，上面滴了香油，这个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我把个锅加上花生油，加热，把馒头切成片，在锅里头炸炸，喷……喷……好吃！”

“听说您起来，好像您是在做早饭似的。那您夫人呢？”

“有的时候是夫人做，有时是大姑娘或是大儿子做，我在家里是不大做饭的，哈哈……我有点儿孔老二的样子……家里呀，夫人上班，大姑娘、两个儿子也上班，还有两个小的上学。有点乱，但是这是好乱，不是坏乱。”

“我是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三点半下班。我们厂里有日班、中班与夜班。我现在年纪大了，上日班。一下班先洗澡，完了开会，没有会开就回家，同孩子玩玩谈谈，饭后练习写中国字，看中国书报，我喜欢学理论。晚间去找朋友。我们喜欢谈，也什么都谈。有时朋友请我去吃饭，还做五六个菜。喝点白干，抽支烟，喝茉莉花茶，吃水饺谈心，交换意见，有关国际问题、中国问题、两条路线问题，什么都谈。”

“尼克松去中国时，您的感觉怎么样？”

“他们有人同我开玩笑说，啊，你的朋友来了。我说他不是我的朋友，阶级性不同嘛！但是他做了件好事，那就必须表扬。”

“您在济南住了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啦，这中间我去人民大学念了三

年书，毕业后我觉得，学了那么多理论，光坐在办公室里太没有意思，要求回工厂去。我的工厂是造纸的，用旧鞋布底切碎重新加工做卫生纸。我们做的纸好得很，运到香港卖。”

“刚刚您说看很多书报，都是些什么书报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参考消息》，还有小说、英文书报，有一半是我妹妹寄来的。国内也有很多英文书刊，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我是看中文的东西，因为我要在中国住一辈子，我应当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美国人民给了我选择的自由，我很感激

“您回美国五六周了，有什么感觉？”

“在科学方面、技术方面是进步太多了，汽车好像愈来愈大。这进步是好的，那是人民的功劳，但是，这些进步是拿来干什么的，为政治还是为人民？我想美国今天确有不少乌云存在，但是它们是暂时的，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把乌云吹散。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美帝国主义的一小撮，要注意苏修的问题。我很不高兴现在美国政府送很多粮食给苏联，这无异是在制造这个恶魔，我们一不小心就要自取灭亡。美国的报纸舆论，每当克里姆林宫做错事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共产党的错。那是错的，因为苏联早已不是共产党，他们是由一小撮法西斯主义者统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中国住了这二十来年，对自由一词也有了新的感受。过去我觉得在美国真是非常自由，全世界都可以是我的，我有选择，可以当资本家，也什么都可以拥有。现在对自由的观念改了。我现在更觉得自由，为什么？自由是非常有阶级性的。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有剥削奴隶的自由，但是奴隶没有反抗剥削的自由。在美国，真正的民主自由握在一小撮人手上，因为是他们这一小撮来把握政权。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有民主、自由，一小撮没有自由，所以民主自由在本质上，美国就不能同中国相比了。”

“您们宾夕法尼亚州的退伍军人好像对您有很多不友善的批评，是不是？”

“他们可以随便说，我是不在乎的，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嘛，对不对？”

“其实我回来后，当地的人对我都很好。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是只有一小撮人是坏的。”

“您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韩战，现在又有越战的结束，心得一定很多，您觉得战争对人民的影响是怎样的呢？”

“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这都会教育人民的，人民会提高觉悟，可以对比对比，受到反面教育同正面教育，这实在是最好的方法。”

“能不能谈谈国内反潮流的情形？”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当然不能代表全中国的人民，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中国人民普遍有觉悟。中国人民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学会了斗争。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很高。我的这点觉悟就是人民给我的。”

“国内每个地方都在办学习小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曾问过我，在中国我有没有不习惯不喜欢的事，现在我可以这么同你们说，在中国我不喜欢刘少奇、林彪那一小撮。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问他，他母亲看到他回来有什么感想？

“我母亲哪，看到我又健康，又幸福快乐，好高兴。你们猜她头一天说什么？她说：我得感谢耶稣、也得感谢毛爷爷，你回去一定得帮我谢谢毛爷爷。我母亲还是信神的，没办法。”

我们问他何时回中国。他说过几个月就回去。

“您的孩子也大了，在他们身上是不是能反映到一些时下青年的问题？如知青下乡？”

“我大姑娘到农村去了五年，去年回来了，现在在汽车厂做事，她要结婚也是可以的，没人会阻止她。中国政府的政策一向不是强迫性的，是要看你的觉悟程度如何。这是相当民主的。”

分手的时候到了，老温激动地说：“在与各位分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这次我回美国来看看，心里很高兴。二十几年来，事实证明了我活得健康幸福有精神，道路是选对了。”